

中国式的《红与黑》 五位 澳洲作家 联袂推荐



悉尼的中国男人

大陆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悉尼的中国男人

大陆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悉尼的中国男人/大陆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216-04616-1

I. 悉…

II. 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3503 号

悉尼的中国男人

大 陆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2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数:222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87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 000

定价:18.00 元

书号:ISBN 7-216-04616-1/I·437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自序

好的小说都是有深度的，但有深度的东西常常是孤家寡人的。如果小说能写成读起来很大众的，但回味起来又很小众的，就像俗话说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就名利双收了？这样的小说一直是我想尝试的。

当这个尝试性的小说在悉尼报纸上连载时，报社的张老板悄悄告诉我，他说，大陆，知道谁喜欢读你小说吗？告诉你吧，怪了，都是少妇。她们说她们很想尝尝里面那个小陆子的味道。说到这里，张老板不怀好意地笑着说，知道我们报社准备给你一个什么荣誉称号吗？少妇杀手。

我听了一笑。又突然想到一个成语，事与愿违。

十年一晃过去了。一天，已不做报纸的张老板和我一起吃饭，偶然又说起我的这个小说，张老板说，大陆，知道吗她们到现在还记得你。我说，谁呀？张老板说，就是少妇们呀，还问小说出版了没有。

我一下子感动了。一个小说能被少妇记十年（当然十年了少妇也不少了），这说明了什



么？说明了事与愿违不一定是坏事。就像伟哥，本来医药公司花大本钱攻克的是心脏方面的课题，没想到吃下去心脏没什么反应，而离心脏五十公分的裤裆却发生了强烈反应。于是我决定把这个小说印成小书。

众所周知，在当今要出版一本在国内没什么知名度的小说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小说的出版得到了刘冠军老师的热情帮助和具体指点，也得到了施国英、袁玮、Wilson、Vera、张爱萍等等朋友的坦率批评，还得到了张老板和悉尼少妇们近十年的捧场，在此我一并感谢并鞠躬了。

1

我的吃软饭生涯实际上不是从年尾，即十二月八日开始的。我的有案可查的吃软饭其实是后来帮张老板的老婆抱T恤结果却触动了她的胸脯开始的。但十二月八日是我后来好日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以一切还得从十二月八日起。

十二月八日那天早上起床我的眼皮到底跳没跳，我已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那天天气如常，有太阳和风。十二月份的澳洲就是六月份的中国，天已热起来。那天三十多度的太阳照在房顶上，热风吹在树叶上，我坐在仓库门口的水泥地上，我记得我当时是抱着一只铝皮大饭盒在吃饭。

我大口大口往嘴里扒着饭，这时一阵二到三级风吹来，我就一边动着嘴一边抬头擦汗。我这一抬头就看到张老板远远地从他的宝马车里钻出来，并顺手从车里拖出一只米袋。那是一只脏兮兮的丢在路边也没人捡的米袋，严格来说也不是米袋，而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一件特大号T恤，张老板只是把一头缝死了，就成了米袋。张老板就这样拎起这个米袋朝工厂走来。

那时我远远没有后来那么神气，我那时是一个杂工。所谓杂工就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人。这种男工在T恤厂的地位可以从全厂女工不叫我大名而叫我小陆子明白一二。厂里女工有事没事就叫，小陆子，拿两团白线来。小陆子，找一根平车针来。小陆子，帮我捏捏背。小陆子，老板来啦！然后女工们哄堂大笑。

你可能会问我那么大一个男人怎么受得了？我告诉你，你没做过新移民你不知道，人的第一紧要事就是

要有饭吃。人要吃饭这看看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的道理很多人都忘了，但新移民就不可能忘。所以我一看到张老板远远走来，我第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跳起来，逃上楼去扫地或者搬布。但十二月八日那天奇怪了，我看到张老板拎着那只脏米袋走来，我没逃反而迎了上去。

我因着饭迎上去说，张老板啊，天那么热还跑来跑去，做老板真是比做工人辛苦。

张老板边走边说，是啦是啦，做老板就是吃力不讨好啦，嘿嘿嘿。

听着张老板有事没事都会嘿嘿嘿笑，我也跟在后面假笑着说，就是就是。所以世界上做工人的多，做老板的少嘛。

张老板听了我的话，突然呆了一下，接着又嘿嘿嘿笑起来说，小陆子，你的话有点哲理哦，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世界上做老板的人比做工人的少，现在被你一说明白了。是啦是啦，辛苦的事当然做的人就少嘛，嘿嘿嘿。

我心想你明白个屁，这是命，命就是注定的意思，注定就是不可改变的意思，不可改变就是再努力也是白搭的意思。我当时真的那么想的，做梦也不会想到好日子还在后头。我紧跟张老板呵呵笑着，并讨好地伸手去帮张老板拎那只米袋。没想到张老板一见我碰米袋，就像触电一样避开我的手。张老板抱起米袋，四下看看小声说，小陆子，你就坐在这里吃饭。不要走开，听见吗？说完又朝楼上看说，要是我老婆下楼，你就咳嗽两声，明白吗？

我点点头。

张老板拍拍我的肩膀说，记住，不要说我回来啦，嘿嘿嘿。

他看我再次点头了，就放心地躲进楼下堆布的仓库。

2

我真不明白张老板怎么有这种癖好，几乎每次拎着这个脏米袋回来就要躲进堆布的仓库。而张老板进去一会，你就可以听到仓库里发出不正常的索索之声。这种索索之声会令人联想到有人正在解裤带拉尿。显然张老板是不可能在他命根子一样的布上拉尿的，那么他到底在黑蒙蒙的仓库里干什么？我的好奇心一次一次蹿上来，又一次一次忍下去，最后我还是忍无可忍，看看四下无人，就脱了鞋拎着，向索索作响的地方摸去。

仓库很黑。我从亮的地方走进黑的地方，顿时成了瞎子。这样顺着声音没走几步我就一头撞着了布堆。布堆很高，有两人多高，圆滚滚的布一包一包堆起来本来就不稳，被我这样一撞就像泥石流一样排山倒海滚下来。我只听到张老板在布堆之中噢哟了一声，接着张老板的声音就像闷在被子里一样了。

你一定明白张老板现在埋在了他自己的十几包布下面。当时我的反应不是救人而是拎着鞋子逃出仓库，逃到十二月八日的阳光下，我在大声呼叫中证明了我的清白。

楼梯一阵乱响以后，救援大军涌进仓库。女工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爬上布包，踩在张老板头上乱蹦乱跳乱喊乱叫，缺乏总指挥的情景就像七十年代上海的小菜场。

张老板是从挖成一口井一样的深洞里提上来的。奄奄一息的张老板提上来时已失去平日的光彩，他满脸是灰，双眼闭着，鼻子上挂着一鼻涕，闪闪发光，逗得大家偷笑不止。

张老板老婆一边喊人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边翻了

翻张老板的眼皮，然后就劲头十足地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劈劈啪啪打起来。不言而喻张老板老婆的两只巨乳也就左晃右晃忙得不可开交。

终于张老板慢慢皱眉头了。他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了第一句话，他说，行啦。接着张老板慢慢睁开眼。他的第二句话是问，小陆子呢？

我躲在人群里一听老板叫我，我就两腿发软移向张老板。我弯下腰去讨好地说，老板，我在这里。

张老板招招手，意思要我靠近他。我就把耳朵贴上一听，我听到他微弱的声音说，小陆子，我走了以后，不要让人进仓库。张老板说到这里，又加了一句说，任何人，明白吗？张老板说到这里眼睛突然亮了亮，接着就一点一点暗了下去。

张老板和张老板老婆随着救护车的尖叫声远去了。女工们议论了一会也上楼梯去上厕所了。我回到仓库门口，拿起了饭盒，想想刚才张老板的话有点怪，我又看看四周，独自走进仓库。

我爬上差点埋葬张老板的布堆，疑心重重地打开电筒。我朝深处的一个角落就那么一照，我差点啊地一声叫起来。我不知怎么样描述我当时的惊吓。我只能这样问你，你见过钱吗？你不要不加思考就一口回答说，钱嘛谁没见过？我告诉你，你见过的钱那是你存折上的一点点钱，那都是小钱，不是大钱。我还告诉你，你就是见到大钱那也是在电影里。电影里一皮箱的大钱一般出现在白粉交换场所，一般都是两个戴墨镜的黑社会，一个拿一皮箱美金，一个拿一皮箱白粉，面对面准备交易。突然警车来了，然后枪声四起，然后一皮箱的大钱好像下雨一样散了一地……不用我说你也知道那些钱是假钱。你想想看，要是那么一皮箱的大钱都是真钱，导演还会当导演？他早就拎起皮箱去地中海一躺，左手搂姐右手也搂姐了。

十二月八日我见到的是真正的大钱。真正的大钱不是整整齐齐

放在皮箱里的，而是乱七八糟堆成一大堆的，用我外婆的话来说就是钱多得像山一样的。

具体来说，张老板的钱是由澳币的五元到一百元不同面值不同颜色组成的，它们缤纷灿烂从那个不起眼的脏米袋里倒出来，倒得一地都是。我恍然大悟了，这就是张老板拉尿一样的索索之声的来源，原来张老板每次回来就躲进仓库，是索索索地数钱。

按照人的本性，那天我完全可以顺手牵羊来它几张花花。你想老板一边大叫自己吃力不讨好，一边一掙就是一米袋的钱，我拿点花花实在不算什么。但奇怪的是那天我一点这种念头也没有，我只是趴在地上，帮张老板把这些红红绿绿的票子按红的和绿的整理好，重新塞进米袋。

3

张老板第二天早上就从医院回来了。我交给他这一米袋时他也没说谢谢，但晚上下班，张老板走上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陆子，听说你住的地方不怎么样，从今天起，你就住我那里。你早上帮我开厂门，晚上帮我关厂门，你就是我得力助手。嘿嘿，好好干，明白吗？说着张老板把工厂的钥匙送给了我。

我睁大了眼看着张老板。我心里明白一定是张老板认真数了一次米袋里的钱了。

张老板看我一动不动就说，去，去整理一下你的东西，你的被子被单什么的就不要搬进来了。东西越简单越好。张老板说完就抽了两张大票子扔给了我。

就这样在午夜零点我作为张老板的亲信搬进张老板的豪宅。那是一个价值百万，有前园和后园之分的庄园。不过我搬进去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张老板和张老板老婆的吵架。

张老板和张老板老婆一粗一细两个声波在午夜零点的庄园空气中砰然相撞，十分尖利。张老板和张老板老婆说的是中文，但显然用的是一种隐语，所以我只能隐隐约约听到什么一三五二四六以及公平不公平等等不明不白的話。后来我才弄清楚原来张家大园只是前园张老板老婆住，而后园住着另一个女人。按照张老板和张老板老婆的君子协定，一三五是指每星期的一、三、五，张老板到前园和

中国银行。唐人街的中国银行，地处一条单行道的顶头，每一辆汽车开来，要是不转弯，就一头撞了上去，风水上叫冲，大忌。但中国银行从一周五天到六天到七天的营业，说明风水也不一定准。



张老板老婆过夫妻生活。至于二、四、六，张老板可到前园，也可不到前园，一切凭良心而定。

那天我搬家是星期五，按照一三五的君子协定，张老板义不容辞应该去前园。但张老板一口咬定说现在已是零点，也就是说星期六而不是星期五，张老板理由充足拒绝踏进前园一步。于是张老板和张老板老婆关于到底算星期六还是算星期五的激烈争论就那么开始了。争论大概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以张老板老婆砰然一声门响而暂告一段落。

张老板老婆为什么那么渴望张老板进前园？而张老板为什么那么怕进前园？我当时也没弄明白。一直到后来我成了张老板引狼入室的狼，我才真正明白。那时我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张老板老婆的巨臀坐在我的大腿上，我的两手分别搁在她的一对巨乳上，我刚刚代替张老板饱尝了张老板老婆惊心动魄的上来吧和下去吧（张老板老婆常用语），垂头丧气的我这才真正明白当初张老板老婆为什么每逢一三五总是满腔热情地穿着粉红色半透明睡衣，坐在沙发上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张老板到来，而张老板就像躲鸡瘟一样躲避自己的老婆。真的，要想填饱张老板老婆这口深井谈何容易啊。

4

那晚张老板吵完架，一点左右温柔地敲响了我隔壁的门。隔壁门里住着一个人，这个人你可以从三人不同的叫法中略知一二。张老板老婆一般不叫，要叫也叫全称李丹玲。我一开始叫她李小姐，后来叫她丹玲。张老板叫得比较肉麻，他只叫一个字，就是最后那个字，并在这个字后面拖一声妙不可言的呀字。

SUNNY

我记得曾有一时我也想叫她玲呀。那是在后来张老板转卖工厂给我的时候。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天，张老板和张老板老婆在谈工厂买卖，我在旁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就建议李丹玲和我先回去。

我们在同一雨伞下往回走。雨越下越大，身体也就越靠越紧，自然而然我产生非分之想。

其实所谓非分之想那只是我的谦虚。想想在我击败张老板，夺走张老板老婆的大好心情下，我有点目空一切地认为一切东西只要我想要的就是我的。我趁一阵歪风带来一阵斜雨，就自然地搂了李丹玲的手臂。

李丹玲的手臂很细，不像张老板老婆的手臂健壮如牛。我说，阿张气数已尽，翻身不可能了吧。

李丹玲说，你很阴。

我笑眯眯说，我阴吗？其实当时我想得很简单，我只是想阿张能一袋米一袋米背钱回来，还说什么做老板是吃力不讨好，我就想有一天我为什么不能也背背米袋，做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李丹玲躲开我一点说，你这算什么？寄生虫。

我听了忍不住笑了。我说，我们都一样嘛。

李丹玲冷冰冰说，我怎么和你会一样？

我呵呵笑起来说，不说了不说了。你是聪明人我不多说了，玲呀，我就想问你一句，今后你怎么办？说着我乘机捏她的手臂。李丹玲的那么细的手臂令我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怜香惜玉。

李丹玲没什么动静。我高兴地想什么叫树倒猢猻散，这就叫树倒猢猻散了。我又高兴地想做老板真是好。我过去做杂工，不要说捏李丹玲的手臂，就是张老板老婆第一次叫我帮她按摩一下肩膀我都不敢。现在我不仅可以捏捏李丹玲的手臂，我还可以沿着小臂向大臂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进军，进军到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你说我在这个进军过程中对李丹玲有多少爱，凭良心说好像是没有的。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到的是以前张老板和李丹玲在洗澡间里

共浴，却叫我帮他们拿毛巾和拖鞋。小陆子，毛巾。小陆子，拖鞋。他们就是这样叫我的。所以我的手不断进军除了生理上原因外，还有就是和毛巾和拖鞋有一定关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古人说过这样的真理。

按照我不断进军的速度，你可能估计不用多少时间我的描写就会转向三级。是的，我的手进军到一定程度，我已感觉到一个软软的圆圆东西的边缘。李丹玲应该也感觉到了。我们的脚停了下来。我靠着她的身子，两眼盯住她起伏不定的胸脯。因为兴奋，我也没时间看她脸，更没想到去看她的眼睛。我只想今天要雨中罗曼蒂克一次，享受享受玲呀给我带来的快感。我的手指就侦察兵一样摸索着前进……但也不知道凭什么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太对头，于是我抬头看她一眼。啊哟，这一眼把我吓得魂也飞了。

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的眼光那么可怕。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她的眼神，简单说吧，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在剥一个死人的手表，顺便抬头看一眼，却发现那个人没死，那个人正用眼睛看住你。我的手顿时在惊吓之中失去大脑控制，像断掉一样从李丹玲的袖子里掉了出来。我结结巴巴说，你不舒服？说着我伸手去摸她的头。李丹玲平静地站着，不紧不慢地移开她的头，并不紧不慢地说，小陆子，我知道你赢了。不过，我告诉你，你就是成了世界首富，你也还是小陆子！说完，她雨伞也不要就走入雨中。

5

十二月八日我差点害死张老板，而张老板却把我当成救命恩人让我搬进了他的豪宅，这第二天，我摇身一



变就成了管工。由于我一时还不适应，所以当张老板进来时，我又习惯性地拿起扫把。

张老板扔掉我的扫把说，啊呀，小陆子，扫地的事不用你做，你帮我把这十袋T恤送出去，按这个地址送。张老板说着从一大串钥匙中选出一把汽车钥匙交给我。汽车钥匙长长的，连着一个遥控，好像一把小手枪。张老板做梦也没有想到（包括我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交给我这把小手枪，后来一枪把他给毙了。

当我把第一批货送到张老板指定的地点，我才明白张老板的T恤生意的秘密。

我以前一直不明白张老板的几十万件T恤到底是怎么一件一件卖掉的。我一直担心我们工厂每星期要生产一座山一样的T恤，张老板要卖到何年何月。这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他在西人的厕纸工厂打工，他也一直傻瓜一样担心，每天那么一卡车一卡车拉出去的厕纸怎么卖呀，看起来好像全世界都拉肚子了。现在我明白了，张老板的T恤和我朋友的厕纸一样，只要做出来，就自然流水一样流起来，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傻瓜忧天的。

我运了一段时间的T恤就和大批发商杰克李搞熟了。有一天我对杰克李说，如果我有T恤，我说的是如果，比张老板的便宜，你要不要？

杰克李马上反问我，为什么不要？

我很奇怪地看住杰克李，我说，你不是和我们张老板是朋友吗？

杰克李说，我和你们的那个阿张是朋友啦，不过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啦。

我当时听了很新鲜。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这两句听上去好像重复一遍的废话，当时我真没听懂。这主要可能是我当时刚刚从大陆来这里，大陆那时人和人的关系还没像后来也变得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那样简单明了。

大批发商见我不上话，就兴趣十足地追问说我的T恤在哪里，他

要看样板。我忙说我是说说而已。大批发商一听就扫兴地说了一句英文的大粪，意思是我浪费了他的表情和时间。

我想我当时真的是说说而已。我那时一方面没这个财力，另一方面我真的还不懂什么叫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我还没到杀鸡取蛋或过河拆桥那么没良心的地步。我当时从一个杂工，一个以前任何人都可以大声叫我小陆子的男人，升为一个管工，一个开始有女工偷偷给我留排骨和水果，我也可以偷偷捏她们一把吃吃豆腐的管工，我的脚已感到好像踩在月球上（我估计写那个腾云驾雾成语的古人，一定也是得到过古人老板的奖赏）。我当时只想好好为张老板卖力，让他感到他的眼光准确，决定英明。

6

T恤旺季如期到来。兴奋的张老板每天夹着他那只宝贝的肮脏米袋行走如飞。这种一阵风的行走方式令人想起一百零八将里的偷鸡贼时迁。

时迁一样的张老板一进工厂就四下寻找裁床张小平。因为没有张小平第一道工序，就没有后面的工序。张老板挂在嘴边的话总是，小平啊，来不来得及啊？接着张老板拍拍胸说，你快点裁，裁完四床我带你去玩玩。我昨天刚去过，不要告诉我老婆哦，三个新到的，啊哟，那个新鲜哦，水一样，嘿嘿嘿。

张小平来精神了说，真的？

张老板说，我们一人一个，正好三个。

张小平捏了捏拳头说，好！他妈的！张小平捏拳头样子看上去好像不是去享受，而是去打仗。

我搬了一天的T恤，腰都弯了。我说，我就不去了。张老板，要不你就把请我客的钱当工钱加给我算了。

张老板一听马上说，这不行。请客是请客，工钱是工钱。这是不同的两件事。

张老板的话立刻使我想起大批发商杰克李的话，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看来要真正成为一一个生意人，我还得好好学习学习这种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

7

张老板开始头痛了。人的头痛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穷造成头痛，另外一种富造成头痛。张老板的头痛是后者。他说他不知道钱怎么藏。

我听了说，这很简单嘛，存银行，生利息。张老板一听，吓得跳起来说，银行和税局的电脑是联网的，这叫自投罗网。我说那藏在家里。张老板说家里安全吗？要是贼来，搬个光，还不敢报警。我说那就藏在身上。我说我一般发了工钱，经过土著区的时候就藏在鞋子里。张老板笑起来，脱口而出说，那能藏多少？我突然想起来张老板和我讨论的钱是他每周如期扛回来一只米袋的存放问题，而不是我几张票子的问题。我就笑来说实在太多，就我来帮你藏。张老板马上嘿嘿嘿笑着说也没多少钱，开开玩笑的。我笑笑说，张老板，别紧张，我又不向你借钱。就是借，我想你也肯的。张老板说，~~那是那是~~，我就相信你这个人。我接着说，我们以前读书时书上说，~~有了钱都要~~扩大生产，这叫钱生钱。藏是最笨的了。他说他是想投资，~~自己~~不知道投到哪里去。我就献计献策说，你每天那么多T恤送出